

教育，by definition，是危



育才：

是的，潤別四年之後，回到了昔日熟悉的崗位。雖屬客串，實在沒有玩票態度，半點也不隨便。近來行家和舊拍檔碰頭紛紛問感受如何，我沒有每次都說真話或全部真話，因為他們未必明白——除了你，或者。你知道我了解你的徬徨；拋掉GM的金飯碗的確需要超人的勇氣，尤其是它餵飽一家三代。文學院的同學之中，踏出校門立即步上官校的教壇，顯然是值得羨慕的運道，即使自己一天比一天清楚知道餘生所做的事幾乎與教育扯不上關係。四年前你笑我做逃兵、失敗主義者，現在我只好告訴你：我回來了，但碰到更大的失望；因為據說今天的學生較肯思想、較懂得思想了，敢作敢為，今天的課程和教學環境改善了。廢話。原來金禧也不過是假象，或者是例外的例外。

最記得年前某次舊同學 REUNION 時你說：兩年的 DIP·ED· 只學到怎樣在行家面前虛偽欺詐，教育學院的導師本身正是最理想的反教材……我們聽完了你那些導師的荒唐笑話，無不笑出眼淚，然後大家知道這些眼淚是苦澀的——至少自己好不了多少。這並不是站在黑板前的技巧問題，而是我們要服務整個制度、要對抗的整個社會。你既然明白自己蠻幹下去的無可奈何，也應該多少體會到我不忍滿手鮮血而離去的無可奈何，不再繼續譴責。知其不可而為之固然精神可嘉，歛下去自虐未必是忠於理想的最好方法。

你能夠「堅持崗位」，而我却沒法忍受，說不定只不過因為彼此對目前教育的本質和功能評價有別。正如你說，我們的大中小學怎樣也好，也是必需之惡，一旦沒有了就不堪想象。你相信我們的「教育」正在慢慢改進，我完全不信。兩年前我說不生孩子，原因之一是避免做本港第一個拒絕送子女入學而坐監的父親，你以為我信口開河。I MEAN IT。五年前我說即使找不到較好的取代辦法，無限期關閉所有學校，至少比目前的情形好，長遠來說肯定對社會有利；你以為是一時憤怨的偏激話，指我中了無政府主義的毒。I MEAN IT。你和其他人反對這一點的理由，正好不打自招，反映出我們社會對所謂教育的態度。你說：「沒有

了學校怎麼辦？誰看管這些嘍囉？豈不是滿街流氓造反？」恭喜你，育才，這種模範反應，絕對值得老懷大慰的陶健先生嘉獎。還不夠清楚嗎？我們每一間學校，從兩歲的幼兒班到廿多歲的大學，都奉行「先管後教」的原則。以前我樂觀地相信書本上的話：「多一間學校，少一間監獄」，今日却不得不相信：「多一間學校，多一間監獄」。做了七年獄卒之後，才看清楚社會的要求：「關住我們的『伯厭星』（ $\frac{1}{4}$ 的人口），至少每天六七小時，每年二百多天，好使天下太平——還有，既然你們關住他們，毋妨順便教育他們一下。」大家根本故意看不到最簡單的道理：學校如果是監獄，就不可能教育；要教育，就不能強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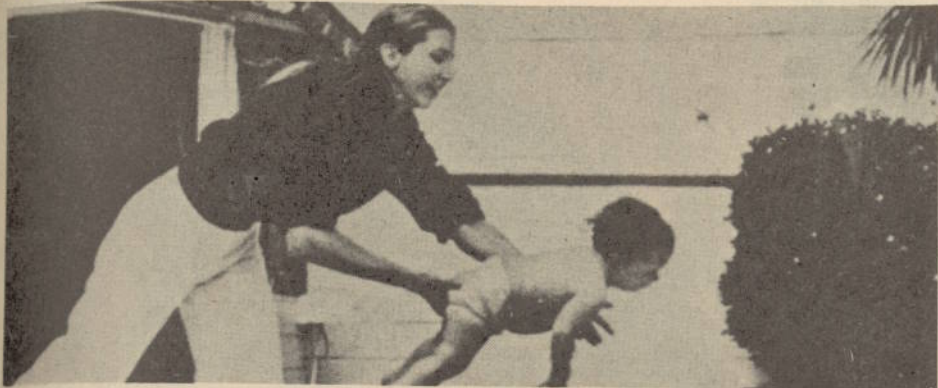
或者你還記得我那次的故事：有個家長（年輕的母親）跑來說：「周老師，你把學校生活弄得有趣開心，實在違反教育的本義嘛。孩子們遲早都要準備好去在這個不有趣不開心的世界生活。」我不敢肯定這是上一代報復心理的表現，總之學生絕少喜歡天天被迫上學，倒無需懷疑；他們用腳投票，視執行點名任務的訓導主任、老師、校役、領袖生為敵人。於是不管做老師的怎樣熱誠、真摯、友善，仍然被迫與小監獄對立，終於

變成了警察和獨裁者，把孩子看做犯人和敵人，憎恨他們、憎恨家長、憎恨學校、憎恨制度、憎恨自己。近數百年來教育事業的發展固然可觀，但把這種現象當做文明的進步，恐怕會大錯特錯：把屈原、貝多芬、達文西關進「名校」幼稚園小學中學十三年，再受 SCHOOL CERT 苦刑，世上只會失去了屈原貝多芬達文西。我們一天保存這個「全職學生」的制度，小孩子便一天成為次等公民，沒法子以獨立的、負責任的態度生活（我又聽到了大人沙文主義者在說小孩子不懂得負責任），在經濟、社會、政治、法律各方面受盡歧視，失去了許多自主的權利（例如想學什麼、做什麼），像軍營裏或赤柱青山的囚犯一樣。我們天天說教育脫離現實社會，其實問題正在於我們千方百計把教育弄得脫離現實社會，不容許小孩子在正常的環境下生活。以為在這樣的環境下可以「教育」下一代，豈不痴人說夢？何況我們更毫無異議，賦予學校和整個「教育」制度全權去選拔下一代，決定誰有前途誰沒有、誰成功誰失敗、誰該得到機會做精英份子；我們又賦予學校權力去頒佈下一代的標準價值觀、世界觀、倫理觀，更賦予學校權力去控制下一代該懂得什麼和沒有機會懂得什麼。我們讓學校「教他考他」，威迫利誘，使學生納入既定的模式，然後蓋印訂價格出廠。順它者昌，逆它者亡。我們付出大量資源做這回完全不人道的事還沾沾自喜叫這樣做文明。

當然啦，你一次又一次說過，我們要分辨出下一代的資質能力，好分派工作；考試的確不理想，可是目前沒有較好的辦法。二十年來我所碰過所有做「教育」工作的人，沒有一個不相信考試和測驗是教育不可少的部分，連家長、僱主，甚至學生本身，都大多同樣迷信；這真是荒誕可怖的事，反映出現代人怎樣誤解人的價值和學習的本質。我並不是說：應該改善考試的方式或課程範圍，因為這是無補於事的。我相信一切考試測驗都是與教育背道而馳的，與學習並無相干。我不反對領車牌要考路試、挑選樂團樂師要考拉琴技術、請秘書要考打字，只不過今日以「教育」之名舉行的考試在本質和目的方面都全不是這樣的。首先我們混淆了資料事實 (DATA) 和知識 (KNOWLEDGE)

革命的危險

周兆祥



把前者誤作後者；然後我們獨裁主觀地規定某小部分資料事實是重要的、是對確（VALID）的，當作唯一標準去迫所有人接受；然後我們獨裁主觀地規定所有人用唯一的方式表達出這些資料事實；然後我們拿其他競爭者的表現來訂一個相對的分數，這就是所謂一個人「教育完成」的價值（×優×良）。事實證明，在學校每年成績表上的分數，與十五年後的工作能力和成就幾乎毫無關係——這是理所當然的，考試分數高只不過表示該生不介意又懂得去玩這荒謬殘酷又不合理的遊戲，懂得把要背誦的垃圾留到考試之後才丟掉而已。大家心照不宣，這些東西跟學識和做人處事風馬牛不相及。在這樣的制度下，除了出產有腦的應聲蟲之外，學校還能夠做什麼？

我不知道你怎樣想。良心迫我承認：我們要堅持繼續這個所謂「教育」的制度，只因為我們懶惰懦怯，容許統治者繼續陰險奸詐、得到既定利益者繼續自私、其他人繼續無知——代價就是人類的前途。我們錯把生命和世界萬事萬物肆意分割成一個個不連接的片段，又肆意選擇其中的千萬份之幾（叫做地理、歷史、經濟……），強迫所有人承認並背誦某些人的看法。我們否定個人獨立

的價值、靈性世界的價值，人際關係的價值，只草草率率用成績表和文憑來紀錄分數，以為這就代表學識。我們要求全人類向同一套世俗本位的所謂「知識」看齊，把學生洗腦，CONVERT THEM OR KILL THEM。我們校長教師之間勾心鬥角、懶惰卑鄙，却在學生面前硬裝做全能全知全善的神，既不肯承認自己是有七情六慾的凡夫俗子，也不肯表示人生的種種問題有百分之九十自己不懂得答案，而且往往沒有答案。我們不斷用虛偽的態度上班，硬裝自己對人類的未來有把握，不敢承認人生是沒有保證的，大家唯一可以又應該做的是不斷奮鬥，對生命負責。我們口口聲聲說要鼓勵孩子獨立思考，却害怕他們不喜歡我們的選擇和命令，要求別的我們不懂不接受的東西，所以每個月訂下更嚴格的規條。我們真正害怕孩子懂得思考，知道我們如何無能又醜惡，所以每天用更多更多的功課壓死他們，迫他們抄抄背背，以免他們得到奢侈的思想機會。我們不斷樹立人生最壞的榜樣：別信任他人——教育司署不信任學校，所以訂立一條又一條嚴格的管制條例，派更多督學去巡察；學校不信任教師，所以我簽的聘用合約印滿了十九頁一百多條守則，做什麼都要寫報告

申請；教師不信任學生，花了大半時間做點名、監視操行、計分等等與教育無關的事；我們竟然不明白這個顯淺的道理：沒有信任，根本不必做、也不可能做教育工作。

說到這裏，我知道應該適可而止了，因為自問仍然未有勇氣去相信肯留在教署任職的人，會有一個敢誠意面對以上的事實，即使是多年的好朋友。你一定有很多辯詞，又想再罵我跑了出來說風涼話，但是我仍然堅信：直到有人把教育和良心看得比飯碗重要，教育依然沒有希望。或者我們先答辯這個控罪罷：我們教出來的學生，絕少不把閱讀當做苦差，絕少會不為什麼地繼續主動探索存在的神秘，像他們四歲入學前一樣。誰不羨慕MARGARET MEAD?（“MY GRANDMOTHER WANTED ME TO HAVE AN EDUCATION · SO SHE KEPT ME OUT OF SCHOOL.”）難道MARSHALL McLuhan老糊塗說錯了？——“THE MODERN CHILD INTERRUPTS HIS LEARNING IN ORDER TO GO TO SCHOOL”。七年全職教學的經驗使我無法逃避這個結論：世上唯一沒有教育進行的地方，叫做教育機構。

是，我明白：破壞不是一切，雖然是必要的的第一步，正如拿著手術刀的醫生知道。你說得好，如果我們只懂得罵人，提不出建設性的動議，只會成為笑柄。我的看法是：世上不應該有唯一的真理要所有人接受，更不應該有唯一的制度要所有人遵從。真正的教育機構不會從天而降，脫離了社會政治哲學經濟的革命，即使從天而降也無濟於事，對不對？幾年前有些熱心的教師朋友誓言要自己辦一所「真正的」學校（其中包括你認識的×××），結果不用說半途而止，因為教署根本不發牌，他和×××流落到五育。但這種精神是不會死的，只要世上還有良心和勇氣。可幸我們並不孤獨，至少我們聽過HOLT, KOHL, KOZOL, HUNT, GOODMAN, ILLVICH等等的嘗試、主張、成敗。終有一天，我們能夠提供資源、刺激、指導、獨自研究的機會給下一代，讓他們無須被強迫「接受」教育。不用說啦，這個要求真苛刻，只不過人生本來就是苛刻的。教育，BY DEFINITION，就是冒險又危險的革命。如果我是你所描述的逃兵，當然不會寫這封信。

珍重

周兆祥
七九年三月廿六日

